

屏風

我順著岩壁滾落。在離我愈來愈高的山路上有人大喊抓草抓樹。岩壁上只有稀疏的苔癬。我沒有呼救，大概隊友和我一樣都被突如其來的墜落嚇得不知所措。沒有明顯的碰撞，也沒有碎小的石塊跟著我一起崩落，十分堅硬、頑固而陡削的岩面，沒有樹，連一枝讓人興起絲毫寄望的草莖也沒有。那是一個美好明亮的清晨，出奇安靜，不是沒有聲音，而是聲音似乎都被抽乾了。陽光照進溪谷，在枝葉間跳躍，偶爾竄出刺眼的星芒。我因其中一道激亮的光芒而分心，一回神只看見狹窄的天空和一塊似乎騰空的巨大岩石，再來只剩一片黑。

下山後接連幾天，只要清醒我就看見滑落峭壁的身影，像乾枯的強迫症患者不

由自主盯著一個遭病毒綁架的軟體反覆播放摧人心肝的影片。一次。再一次。另一次。看著看著，掉落的那人彷彿就是自己了。

為了趕清早入山，我們前一天夜裡啟程，在登山口前二十分鐘車程處的隧道旁紮營。隔日清晨四點，鬧鈴大作叫醒所有人，也驚動了一山沉睡。巨嘴鴉鼓動翅膀，緩重而規律地啪啪拍著，伴隨嘎嘎粗鳴從崖邊漸向空谷中央淡去。夜色仍然深重，還不到清明的時刻，模模糊糊只見霧氣在山谷間流移，把秋意籠罩得比白天更深更濃。

大夥鑽出帳篷，道早問候，一邊撿點裝備一邊烹煮，各自就著簡單的濃湯熱水，啃麵包咬乾糧，罷了即拔營。

迷霧大舉出動，浮飄飄卻又飽厚得像一堵牆，掩住一旁的隧道口，完全看不出公路在此開了山洞。汽車啟動，點亮頭燈，正對著隧道，光線卻像射進什麼也脫逃

不了的黑洞。我們試探性前進，速度只比平常練跑快一點，駕駛非常謹慎，謹慎得彷彿帶領一群唐突之客滑進另一個世界。

山風斷斷續續，霧氣迷濛，一陣一陣灌進隧道。一開始茫茫不可見，愈深入其中景物反而愈清晰，似乎有個缺口吸去那些源源不絕遠從東方外海順著深狹溪谷漫而上的遙遠水氣。白霧在隧道中段開始消散，車燈照亮岩壁上的鑿痕，看來猶如木棉樹幹的瘤刺，尖銳不平。

車廂裡微微騷動，大夥的眼睛和心情像逐漸加快的車速，也像迎面而來且即將錯身而過的出口那樣明顯地亮起來。確實如此，隧道的另一端是無礙的曉色，雖然虛微甚至仍然黯淡，但天確實正在亮開。

我們在登山口附近停車、著裝，互相叮嚀該帶不該帶、可帶可不帶的。有人打算留下營釘，我不贊成。為了減輕負擔而捨棄必要的裝備，這不是正確的輕量化。我默默卸下背包塞進營釘，背包上肩，應該更重，感覺起來卻沒有明顯的差別，大

概本來就不輕，稍微重些也無感，特別當確定該帶的都帶了，踏實的感覺會讓負重變得輕盈。世事向來出人意料，一個小時以後有人就證明我多慮了，那把營釘沒有機會派上用場，我們甚至沒能走到當天的營地。

東方濺起熹微的天光，像我們即將涉過的溪谷中躍動的水花。氣象預報不假，連日陰雨果然收手，初起的日光在枝葉間流閃，像一首歌。一天、溪流的上源以及我們的旅程，美好的事物一一展開，一如期待與計畫。

我們抱著期待一步一步依照登山計畫書預定的行程前進。一開始是下坡，山徑非常陡，在不到七百米的步程中急降二百五十米，直下塔次基里溪源頭溪谷，要看準踏點踩穩，還要適時壓抑速度。一路上繩索架設繁密，可能是確保繩綁得最密的高山步道，儘管多有險阻，但不至於如傳說中惡名昭彰。

我在隊伍後方照看。隊友時而握繩時而鬆手，藉以使力或調節速度。這是一段幾乎不勞心肺的下坡路，沒有濃濁的喘息，沒有太多汗水，談笑一直沒有停過。有

人喊著回程力抗這一段陡坡，一定慘兮兮，哎哎聲此起彼落，半正經半笑鬧。大家似乎都附和了，但不是人人都走上回程。

和以往的行程沒有什麼不一樣，一切如常，甚至更好，路跡清晰，雨露不見，背包重但不至於難受，林間早鳥啼唱，在我們的言談笑語間穿插飛翔，尤其令人感到野行的愉悅。偶爾有人掉手杖，踩到路面糾結暴露的樹根而滑倒，背包和樹枝藤蔓勾勾纏，又或蹲下繫鞋帶，無一不拖慢行進的速度，嚮導常常回頭顧看，但令人在意的不是行程的延誤，而是那些不足道的差池根本不應該發生：鞋帶沒有束緊腳踝因此未受保護、登山杖的長度沒能配合上下坡適時調整、沒把三點不動一點動的鐵律放在心頭……。

在第一過溪點之前，一面破碎裸露的崩壁橫在比人高的芒草叢盡頭，初看令人驚懼，但往來頻繁的腳步早在在崩壁腰上踩出明顯的路跡，不是特別危險的地形。大夥撐杖依繩，安然橫渡，隨後再次鑽進又高又密的芒草路段，走了一小段，側身翻過一根阻道的巨大倒木，一一跳下溪床。

溪水在深切的溪谷中奔躍，水花高跳，嘩啦嘩啦，靈動急促，差不多是 presto 那樣的速度。溪床寬闊，和瘦削的水流不太相稱，一來時節即將入冬，進入枯水期，也因地形又陡又斜，暴雨突來，水石滾竄，流路不定，或左或右，任意沖刷，溪床不得不鬆弛垮拓，像個自暴自棄的流浪漢。

兩側的山坡林樹蔭鬱，時令雖已立冬，枝頭卻仍然綠得很野。當時不知，幾個小時後才發現原來不少葉片確實或黃或紅，而且掛枝在櫟，只是滿山繁密，離得又遠，辨認不來。

我們在溪谷摸混了大半小時，才跳過溪繼續走。小徑開在溪岸陡峭的山壁，寬約一尺半，有的路段鋪著落葉枯葉，有的是裸露的岩石，山徑蜿蜒向上爬升，坡度不小，大家開始揮汗，沿途不斷的笑語漸漸變得疏淡。

我邊走邊探看下方的溪谷，想著不久前才跨過的大溪的源頭，與在地圖上用手指擦過或在螢幕上滑鼠滑過電子地圖完全不一樣，溪水清澈如無物，即便如此也沒

有人樂意將四肢或身體的任一部份浸入冰冷的水中。在少數幾個路段，我聽見冷冷溪水激撞的聲音，從深深的溪谷像霧一樣往上飄，像霧一樣縹緲稀微，不仔細根本聽不見，正在聊天談笑的自然聽不見。

四周忽然安靜，談笑中斷。前方是個往右手邊凹入的小山坳，勉強在岩石上踩出一條路，裸露的岩石成直立縱片狀平行排列，頂端鈍圓，山壁上架有繩索，必須收起手杖，雙手拉著扶著繩索一步一步橫身蟹行。嚮導帶著並看著幾個隊員安全繞過山坳左方盡頭進入另一個彎道，我在隊伍尾巴，不清楚山坳裡出了什麼事，但一團蘋果綠猛然從右方衝進我的視野，直墜溪谷，看起來像一隻背包。

「有人掉下去了。」尖銳的喊叫劃破美好的寧靜。

她沿著稀疏苔蘚覆生的岩壁快速滾落，我大喊抓草抓樹，隨便抓住什麼都好。她沒有呼救，大概和其他人一樣，都被突如其來的墜落嚇得不知所措。沒有撞擊聲，沒有碎小的岩塊因她擊落崩落，那是一座相當堅硬頑固的岩床，陡削的坡壁沒

有樹，連草也沒有，這使得我的嘶吼顯得非常可笑。那是一個美好光亮的清晨，樹林、岩石、溪谷、蟲鳥……四周異常安靜，不是沒有聲音，而是聲音不知道被什麼東西抽乾了。陽光照進溪谷，在枝葉間跳躍，偶爾竄出刺眼的星芒，我因其中之一激閃分了神，再回神她已經消失在一塊陡然向溪谷削落的巨岩下方。

她一定就在溪谷裡，我看見，不敢猜測她的安危。嚮導揹著繩索回頭，要求眾人留在原地。有人噤聲，有人眼眶泛淚，有人開始哭。我卸下背包，確認溪谷相對的事故地點，請隊友急電求援。我打算從山路直接下切至溪底，但馬上就放棄了，一方面確實不容易，一方面因恐懼而戒心大起，不敢躁動，只好回頭衝向山路與溪谷交接處沿著溪床往下游搜尋。

匆忙中我重重摔坐在溪石上，勉力站起繼續找，在溪床上跳躍奔跑，很喘卻感覺不到心跳。我從溪谷往上瞥見枝葉間衣飾鮮豔的隊友，我呼喊，如同野獸，希望他們指點大略的位置，但似乎沒人懂我的意思。我像一頭絕望的野獸，在深墜的溪谷中嘶喊。透過林間葉隙，我看見嚮導振臂疾揮，作勢要我回撤，他的手勢被密密

的枝葉截成虛線。我不想放棄，繼續往下游踢去。

溪谷拐了個彎，岸邊露出那一團艷翠驚心的蘋果綠。除了肩帶斷裂，背包幾乎是完好的。再往下幾公尺，她就在那兒，在溪床上，側臥著，溪水撫過她的臉，她的雙臂，兩隻掉了鞋的腳，水中有稀淡的血色。我將她抱離冰冷的溪水。她的頭癱仰，似乎不與身體相連，很像出場後就被晾在一邊的布袋戲偶那樣無神，一頭長髮剛剛洗過沖過但來不及擦乾吹乾似地滴水連連。我吃力騰出手捧起她的頭，讓她就近躺上一塊平坦的大石，查看她的生命跡象。沒有脈搏，沒有呼吸，我側耳貼上她的胸部，聽不到心跳，最後試起只對道具安妮試過的復甦術。

在此同時，我幾乎已經確定我所能做的對她而言終究只是徒勞，卻不得不做，基於責任、同情、同理，我甚至必須積極而非不得不。她的體軀四肢瘀黑處處，血在灰黑的石面上緩緩凝聚，以慢到不易察覺的速度滴落奔跳的水流，那本是一條孕育並餵養生命的大溪的源頭，彼時彼刻猶如吸血怪物，一點一滴將她抽乾。

兩位隊友跟著下到溪谷，在他們護持下我背著她往上游走回山徑，愈走愈沉，幾乎被壓垮。我放她躺在平坦的溪岸，從她的背包找出備用衣物將她覆上，等候救援。

溪谷上空傳來啪啪重響，一架B-234二三四雙螺旋槳直升機在我們頭上盤旋，機組員一定已經得知我們的座標，只是峽谷太窄，林樹太密，那樣的龐然大物顯然難以下手。螺旋槳鼓動大氣，吵噪難當，兩度來回滯空後離開了。四周安靜下來，樹梢不搖不動，風沙沉落，天空湛藍。

正在附近進行年度訓練的救難隊獲報疾馳來到，帶來簡易擔架，我們輪流換手將她抬往上游開闊處，引燃枯草敗枝，再覆上鮮青的芒葉，昏白的狼煙扭飄而上，無線電斷斷續續傳來粗嘎急促的指示，要求移往上游地勢更開闊更乾爽的砂石灘。

另一架直升機趕到，螺旋槳固執而猛烈地旋轉，翻擾即將入冬的大氣，攪動地面的沙塵。高空清明澄澈，藍得甚至令人感到心醉，樹林裡的紅葉黃葉因動盪的氣

流而漫天騰旋飛舞，美麗但如此冰冷。空勤隊員熟練地將她勾掛上纜，以一種穩定安全的速度將她拉進機艙，勉強在空中滯留了幾十分鐘的機器動了起來，升高，掉頭，飛出山谷，遠離眾人的視野。

我蹲下，精氣放盡，繼之跪坐在每經一次暴雨必然變形一次的溪床上。我終於見識到生命真的很脆弱，這次不是想像，不是空談，不是在紙上，而是在眼前，在豐茂的野地。我第一次摸到像「脆弱」這樣一個空泛的形容詞的形狀，感覺它跟一顆蘋果一樣具體，有顏色，有重量，還有味道。我在沙石並陳的溪床上掩面痛哭，直到有人將我攙起。

每一座山都是巨大的屏風，它們一直都在它們存在的地方，我看見，試著接近。它們在那裡，而且必須就在那裡，那是一種巨大而蠻橫的存在方式，但多數人似乎沒有認清它們的殘酷和美麗。

在密不透風的箭竹海涵泳鑽行，在寬僅尺餘的中央山脈尖削的稜脊上寸步移行，在荒涼的石瀑橫渡，那些時刻我究竟感受到什麼想著什麼，實在不像準確的行程記錄那樣易於表達。瞥見阿里山龍膽的豔藍花朵，偶遇潮濕林蔭腐土上挺立的綺麗菇蕈，站在雪山北峰眺向起伏的聖稜線，行經能高道越嶺點凝望群山分列如摩西破海般聚納普通生活中幾乎天天橫越的木瓜溪……，往往我只能張口結舌啊啊驚讚，無法置諸一字一詞。

山巒荒深，美麗天成，而殘酷有時人自為之。如何遠望屏風貼近屏風爬上之後安然退回原地再度遠望，憑著有限的經驗，我認為不是易事。我從未在山頂歡呼、跳躍，從未在三角點表現過度乃至狂妄的舉措，雖然不見得遵守前人老手諄諄叮囑應該謙退卑下，得意忘形刻意放肆則從未有過。

我經常想起將我粗魯扶起的年輕救難隊員，與其說他不露哀矜，不如說他冷靜到了近乎冷血的地步，大概唯有如此才能準確執行每一個必須執行的動作，例如搜尋、搬運、協助吊掛……。他說：你做得很好，不簡單。意思是我像他一樣冷靜，

或冷血是一件不簡單的事情？

歉意是必要的，對她以及她的家人友人，沒能陪她安然返回普通的生活是不可挽回的錯憾。我也必須致謝，她令我愈加確信無常的真義，而今她化作巨大的存在，為此，我深深致敬。